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四回 訪友人誤入仙莊 遇蘇子巧生魔障

七竅日思三緘，恨不能一時晤對，因稟告乃母，以為遍訪計。其母禁之曰：「春風滿面，皆為朋友，何必僅以三緘為念。況吾年已老，兒訪友遠出，原無定所，倘有不虞，恐抱恨終天，悔無及矣。不如就塾從師，早晚得依膝下，以娛老母，是即兒孝之大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吾親尚康強無恙，待兒出訪，以一月為期，歸里間時，諒不至庭枯萱草。」乃母見其去心已定，不忍拂之，命僕僕夫載其行李。七竅宣庭辭罷，向長途以邁征。

他日足力疲甚，欲覓一村郭以為歇息之所，東張西望，四顧躊躇。紫霞真人立空際，知七竅乃虛心子所化，原欲壞道而來，於是按下雲頭，將袖一拂，頃刻霞生霧卷，化長途為江漢。七竅身入是境，亦不問其何地，信步而行。紫霞真人又將林木化作老少道者，往來於霞霧之中。七竅此時正屬迷途莫出，得見道士，暗喜問津有人。然道者往來，絕無一矚目於七竅。

七竅柔聲下氣，執一道者袂而詢曰：「此地何地，往來何人？祈為指明，以破吾昧。」道者曰：「此地皆仙子所居，名曰仙莊，人惟大道是習，號曰道人。」七竅曰：「仙莊吾不論之，而道人之名，何所取義？」道士曰：「道者天下之大道，未有天地，而大道自在人間，既有天地，大道賴為人習。人習乎道，道以明人，人道合一，不昧虛靈。故稱習道者為道中之人。」七竅曰：「道有捷徑乎？」道士曰：「大道原無捷徑，始自誠意正心，終則純任自然，以至於至誠地步，所謂不可知之者在此，所謂大而化之者亦在此，何有捷徑之說哉！」七竅聆言，若有會晤，而究不樂其所道，意將去而之他。紫霞欲指明之，以還道根，免使虛無子他年闖道為彼所壞，復驅山石化作臺閣庭堂，待七竅入而息肩，再為點醒。

七竅因厭道士之說，沉沉悶悶，不樂與言，竟向長途奔走不息。未幾，夕陽西墜，山鳥歸樹，入耳嘩然。七竅顧謂僕人曰：「天已晚矣，途無廛市，何所棲身？」僕曰：「家庭至樂，子不慣享，而乃於風塵內勞其步履，訪什麼三年，朝日奔馳，又不知三年居室何所，吾恐年逾四五，亦不得見也。以僕愚意，可早早歸家，庶免主婆倚閭而泣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別親時，原以一月為限，茲始十日，還餘二旬，如至二十日，其人不得，吾必歸去。今也時不待矣，爾前去覓一村莊，亦或古剎，俱所不擇，暫宿一夕，明日速行。」僕曰：「如是，公子可於路旁少待，吾去遍覓古剎與村莊焉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去速返，毋勞吾望。」僕曰：「是地盡屬荒涼，欲覓所在以棲身，恐需三四日耳。」七竅曰：「誠如爾言，吾不幾為草鬼耶？」僕忿然曰：「公子在家日享安樂，偏思遠遊受苦，是誰使之？」七竅曰：「為求良友，安辭遠遊？」僕曰：「友胡稱為良哉？」七竅曰：「良者好也。」僕聞好字，大笑不止。七竅詈曰：「爾癡耶，何癡笑如是？」僕曰：「吾笑爾不識時務也。古來好友載諸書籍者，曾見幾人？」七竅曰：「管、鮑、羊、左，非良友而何？」僕曰：「此數人外，誰為良友？」七竅曰：「古來良友有傳，有不傳，其中幸不幸之所分也。」僕曰：「以今時而論，又孰為良友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年甚少，尚未遇之。」僕曰：「子何迂也，今世豈尚有良友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爾何知？」僕曰：「今世以財為命，謂其交稱莫逆，如兄如弟者，或兩皆貧而兩皆富，抑或兩皆貴而兩皆賤耳。假令一富而一貧，則富者目中無貧；一貴而一賤，則貴者目中無賤。即有好名之人，假稱能寄子托妻，可之楚游者；比其反，則不可問矣。況乎兩皆富貴貧賤，且有我富而嫉彼富，思欲敗彼之富；我貴而妒彼貴，思欲喪彼之貴。富貴如是，貧賤亦如是。面假親熱，中抱陰謀，今之所謂良朋，大抵若此。與其遠遊求友，何若歸去，親爾族之昆仲為愈乎？」七竅怒曰：「僕敢多口！」僕笑曰：「爾休遠遊。」七竅曰：「不游已游矣，爾速覓地以為安宿計焉。」僕不敢傲，忿恨而去。

行約里餘，遙見萬綠叢中紅垣現出，僕喜曰：「得毋古剎乎？」即便轉身呼公子同往。剛至林外，鐘聲一杵，鏗然落韻，主僕既得其所，緩緩而行。行將近剎，則晚也而不見其晚，反覺午煙起於村郭。僕訝曰：「此地之天不晚乎？」七竅亦驚曰：「晚變為午，其不夜之仙莊耶？」僕曰：「既其未晚，且向前征，奚必棲此剎中，與老禿為侶。」七竅曰：「可。」復尋舊路，轉出叢林。舉目望之，依然四野煙迷，星光隱約。七竅曰：「此地或早或晚，真無異人心之或善或惡，可仍從古剎而奔焉。」僕曰：「其見古剎而晚欲奔之，繼見未晚而急欲去之，又無殊人之愛人加諸膝，惡人墜諸淵也。」言已，忙忙促促，奔至剎前。但見仙鶴雙雙飛鳴天半，蛺蝶閃閃咀嚼花間，鬱李碧桃，紅白相映。七竅觀望良久，謂其僕曰：「時已冬矣，而胡有此春景哉？」僕曰：「不但此也，身未近剎，其冷如水，近之則暖若圍爐，剎中必非凡侶。公子訪友而得此仙真，勝過三年遠矣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誤矣，吾所訪者名曰三緘，非三年也。」僕曰：「三緘二字，義何所取？」七竅曰：「戒其多言也。」僕曰：「多言何害？」七竅曰：「大則興戎，小則啟羞，三緘其口，斯戎羞不至矣。」僕曰：「世有多言善惡果報者，未必亦興戎取辱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言之善也，不厭其多；言之為詆毀，為顛倒是非也，則厭其多耳。」僕曰：「是人名喚三緘，其初殆亦多言而受辱者歟？」七竅曰：「以此取名，非無其因。不必深究，可急入剎以解饑渴。」僕諾，逐步前進。

不時已到剎門，睨視其中，道裝者流往來不絕。七竅偕僕向道者而揖之。道士曰：「子何來歟？」七竅曰：「為訪友而至，特來仙觀祈借一宿，兼乞一餐。」道士曰：「一餐之食，為費幾許，但恐紅塵客不慣淡泊耳。」七竅尚未回言，僕曰：「饑則甘食，即屬粗糲，亦無不可。」道士曰：「既甘粗糲，暫住殿內，待吾為黍與子食焉。」七竅主僕果於殿左靜坐以待。

道士轉入後殿，耳聞喃喃細語，不辨所說何詞。頃一道童手攜竹籃向剎外而去，去不片刻，盛石卵數十枚傾於地，碎錘如黍。僕見其異，近而詢曰：「爾碎石何為？」道童曰：「黍耳。」僕曰：「以石為黍，安能裹腹？」道童曰：「吾剎內朝日作食者，即此石也。」僕異之，而暗窺其若何烹之。未幾道童將石錘盡，攜入廚下，燃薪於灶，捧石於鼎，與煮黍無殊。

煮約一時，薪已盡矣，呼彼師弟出剎持薪。師弟曰：「持薪烹石，往反殊難，以吾代之，可乎不可？」道童點首，即持小斧斷其四肢，入灶紛紛，烈如煤火。片刻黍熟，呼主僕而食之。

僕心懷疑，弗忍舉箸，而七竅已食數盞矣。僕私謂之曰：「味美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美。」僕始食，味果勝於常黍。食已，暗詢道童曰：「爾剎以人為薪，恐黍食一生，人喪千萬矣。」道童曰：「爾何所見而謂曰喪人哉？」僕曰：「吾見爾斧劈爾弟，燃於灶內，故云。」道童曰：「爾細看看，彼坐灶前者非吾師弟乎？」僕視果然，驚疑不定。陰語七竅，七竅亦來深信，僕常以自防，恐將已早餐而誤作炊黍之用。鼉更再報，道童掃除淨室，主僕安宿。

味爽，七竅起，拜見老道。老道曰：「爾言訪友，其訪道友乎，儒友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生平愛儒不愛道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儒道一體，子何區分？」七竅曰：「習乎儒，可以取科名，享萬鐘。道烏能及？」老道曰：「道成則瀛洲是赴，為仙天上，何讓科名？況科名之榮，不及仙真之久。子如循循道內，吾願為子師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心極恨者此道，他年若專政治，必將胥是道而滅之，何反強吾習之乎？」老道怒，袍袖一展，群道伏地，化為猛虎，舞爪張牙，向主僕直追。二人呼救聲聲，惜無有救之者。追之已久，主僕分散。七竅被一虎爪摳衣，不能脫身，坐待其斃。久之未見動靜，舉目細視，乃荆棘勾衣耳。忙呼僕曰：「此地多妖，可速行之。」奔至坦途，回望古剎，一無所有，主僕不勝驚異。

急行數十里，逢人便問三緘之名。偶遇一叟，將七竅諦視良久，曰：「爾客歲借宿寒家之常公子耶！欲見三緘何為？」七竅曰：「欲同學耳。」叟曰：「如是，三緘非他，即吾兒也。」七竅聞之，喜曰：「果爾，不難晤矣。」李老曰：「吾兒前月得道長指示，須訪七竅其人而友之。彼云明日出訪公子，爾頗有緣，今必得晤。七竅甚喜，隨歸李老府宅。李老呼僕煮酒作食，款待慇懃。七竅欲急晤三緘，詢諸李老。李老曰：「吾兒原語明日方出訪爾，適館師音來，云彼今晨已自館起程，不知去向矣。」七竅聞言，愀然不樂。次日拜辭李老，追訪三緘。

連訪數朝，形影未見，且於一月之期將滿，又恐萱庭望眼幾穿，爰命僕人播轉回車，向里門而行。行且止，歸見老母，團聚欣然。

而三緘此時已至山陽矣。山陽之地水秀沙明，翠柏青松，極目皆是。三緘貪玩山水，不問前程遠近，信步而行。行至中途，天陰欲雨，三緘著急，策馬前征。無何，墨擁雲頭，雨點如彈，風聲大作，山色冥濛。三緘欲進不能，欲退不得。青衣小童稟曰：「行李頗重，步驟難勝，可急覓村莊以避風雨。」三緘曰：「途無征夫，郭沒老農，雖欲訪之，又將誰訪？」小童曰：「如是，覓一大樹暫避，待雨止而後行。」三緘曰：「大樹亦無，幾窮人望。」小童曰：「前面林木森森，諒堪避之。」言已趨入。果一梓樹大約數圍，葉密枝繁，雨不能透。三緘下得坐騎，小童係定，主僕二人對坐石臺，其雨已傾盆矣。

頃之，泉聲四起，交應山谷，而雨聲愈大，逞彼風勢之雄，雷電齊來，駭破征人之膽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主僕心雖慌亂，而莫可如何。正躊躇間，忽聽山谷內啞然一聲，一人冒雨而來，袍服俱濕。奔至樹底，將衣卸下，振之不已，曰：「今夕銀河傾倒耶，不然雨何如是之大也？」三緘暗窺其人風流儒雅，知非庸俗，遂進前而揖之，曰：「先生中濕矣。」其人見三緘面貌不凡，接之以禮，亦揖而詢曰：「先生族姓何氏，住居何地，征車何之，訪問何之，敢祈明以告我？」三緘曰：「敝族李氏，賤號三緘，本省住居，因訪友不遇而來茲耳。」其人曰：「先生求友可謂切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先生住居何所？」其人曰：「歷此不遠。」「族姓何氏？」曰：「蘇姓。」「儒號何名？」曰：「五常。」三緘曰：「佳名五常，知其為君子儒也。」五常曰：「願學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來貴境，人地兩殊，不識前途有市鎮否？」五常曰：「市雖有而路遙，弗能躡及。」三緘曰：「若然，今夜無所歸矣，可奈何！」五常曰：「不嫌茅屋，願為君子作一東道，可乎？」三緘曰：「蘇兄厚情如此，何日能酬？」五常曰：「止宿一夕，何堪言酬耶？雨已疏而不密矣，吾急歸家，命僕持燈迎君玉趾。」言罷，匆匆告別。

去逾一刻，燈光遙射林表，片時已至樹下，呼曰：「李先生安在？」三緘應之曰：「在此。」其人曰：「吾奉主命，特迎先生，可將行李付吾，代貴價一勝其任。」三緘諾，遂命小童付之，自乘驪駒，隨燈而去。甫至門外，五常嬉笑出迎。三緘登堂欲行拜見禮，五常謙遜曰：「不必，不必。今日遇雨，恐受風寒，吾命拙荆已設酒左廂矣。」即攜手同行，至於廂內，賓主對坐，暢飲壺觴，言語相投，稱為莫逆。飲罷，五常曰：「吾遇友人多矣，未有如吾兄之談心相得若是者。今夜良宵，且作一抵足之談。」遂命家人高點燈檠，導入書齋，同榻而臥。

三緘終日勞頓，頃入夢中。五常見三緘臥熟，無與交談，一時思富想貴，並及美人金帛，連綿弗斷，久不成眠。三緘一夢初醒，瞥見一人頭戴相冠，衣著龍袍，盤旋榻外，驚曰：「室中有此貴者，蘇兄何輕視若斯？」轉眼間貴者渺矣。又一人手捧金帛，往來燈下。三緘異，偷覘其變，倏忽富者不見，而美人已立案側：雲橋高結，貌美如仙，蓮步輕移，聲傳響屑。三緘暗思：「貴者、富者以及美女，何由來耶？」思猶未終，耳聽五常喉鳴三匝，美人已設筵待坐矣。俄而門響簾開，一高大惡鬼恭身直入，目光四射，似欲攫食榻上之人。左旁突出清氣一縷，化為道童，以塵揮去，而美人惡鬼，已不知所之，惟此道童繞榻而沒。

村雞報曉，天色已明。三緘起，五常亦起。早餐後，三緘辭行，五常苦苦挽留，遂止征車。閒談之下，五常謂三緘曰：「吾宅左一山，山有小穴，俯而入內，其闊如堂，石几石牀，排列停妥，不知何人所設，訪諸村老，亦無知者。前日來一道長，居住其中。昨吾入洞消閒，試與交談，所言皆老子之道。今日天色尚早，吾且與兄同往視之，兄其願否？」

三緘曰：「願。」於是穿林度逕，附葛牽蘿，輾轉紆徐，頃至洞下。仰望洞口，約有百級之高。二人接踵而登，直入洞所。

其時老道正倚石酣眠，倏見二人，起立拱手曰：「嘉客至斯，有失遠迎，望其恕罪。」二人遜謝數語，列坐其次。三緘見老道紅光滿面，精神爽利，知其不凡，因詢之曰：「道長道貌仙顏，定可前知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前知非易，惟至誠始克當此。貧道不過閒遊訪友，偶居是洞，不久將歸敝觀焉。」三緘曰：「道長之明，諒無不知，其不自居至誠者，皆自道之意也。」老道曰：「君其過譽，貧道實不敢當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有一瞻目之奇，道長如不吝指明，願鑄金以事。」老道曰：「君見何為？」三緘曰：「昨夜與蘇兄同榻，夢醒後燈光燦然，室內富貴美人，惡鬼酒筵，變幻不一。敢問道長是何故歟？」老道聞說，微顧五常而笑曰：「此即蘇君之心魔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何為心魔？」老道曰：「心有所思故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心有所思，何即現此魔乎？」老道曰：「思現乎魔，正以教未思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胡惡鬼牽簾而入，又有道童揮以塵耶？」老道曰：「道童者，心清之氣所觸而現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心清之氣出自誰人？」老道曰：「蘇君思貴時則貴魔現，思富時則富魔現，思酒思色思氣時則酒魔色魔氣魔現。惟君無思慮，因之清氣發而道童現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群魔皆畏道童乎？」老道曰：「邪氣不敵正氣，魔鬼安抗正人，此天地之正理，亦天下之正道。」

奈何正道久湮，人皆入魔，即稍知習道者，亦為邪氣所染，久而清氣全失。故長生之術不能得，概夭其壽而人於鬼域之中，非邪氣為之，實自造之也。吾觀君身頗有清氣，但恨此際時非傳道，即言之津津，爾亦聽之藐藐焉。」言此化為清氣，直沖天外。

二人驚訝良久，仍復下洞而歸。三緘自聆老道言，常存一學道之心於念內，歸來笑謂五常曰：「蘇君昨夜究何思乎？」五常曰：「因身未貴，思及狀頭、宰相；因身未富，思及鄧通、石崇；因妻貌不揚，思及楊妃、西子；因腹稍餒，思及美酒佳饈；因與人仇，思及虎視鯨吞。此亦人情之常耳，孰意醜態竟現於榻外乎？君勿鄙吾，吾將清其心，以為入道計。」三緘不復深究，相談竟夕。次日，辭五常而他逝焉。